

明滇南五名臣遺集

^ 16
2843
1



宣統辛亥六月

明滇南五名臣遺集



昆明吳琨署

門牌 16
號 2843
卷 1

宣統二年
七月付刊
板捐存雲
南畚書館

廣東大學圖書館
25.6.13
購

明滇南五名臣遺集序

馬

人必有所慕然後有所效有所效然後有所成人至於成而止矣成人有三術一曰親炙二曰私淑三曰尙友親炙者同時者也私淑者不同時而有人傳其學者也尙友者無人傳其學而求諸遺書者也親炙不可得則私淑私淑又不可得則尙友尙友者讀其書而慕之慕斯效斯成在我而已惡有不可得哉故成人之術莫要於尙友尙友之中又有三焉一曰古之先正二曰國之先正三曰鄉之先正古之先正求之經史子集人不一類視所慕者而效之國之先正求之國史之紀錄國朝名人之傳述人不一類視

所慕者而效之鄉之先正求之鄉里之志乘鄉賢之著作鄉父老之傳聞人不一類視所慕者而效之三者皆足以成人而地近情親見聞確感發易入者尤莫如鄉之先正此非吾一人之私言古之先正有行之者趙文子之慕士會文信國之慕歐陽非其鄉之先正歟國之先正有行之者胡文忠之慕陳恪勤岑襄勤之慕陳文恭非其鄉之先正歟及其成也趙文子爲晉賢大夫文信國爲宋忠臣胡文忠岑襄勤爲本朝中興名臣顯當時傳後世以其能慕而效之之故也吾滇爲古蠻荒地今居中國亦號邊省數地望無推滇者論人望亦無推滇者土生其鄉而必以鄉

先正爲歸此與孟子所謂齊人僅知管晏者何異庸詎知天之生才不限以地十室有忠信十步有香草又安得自輕其鄉謂滇無人耶騰越李生印泉輯楊文襄孫清愍楊莊介傅思壯王忠節五公所撰著名曰明滇南五名臣遺集合刊之問序於予予惟五公者吾鄉之先正也印泉集其書慕之也慕之斯效之其必能有成無疑矣顧印泉之志匪但成己又將以成人其願力可謂宏哉滇有五公爲明史光爲吾鄉增地望人望之重鄉人士誠慕之效之各底於成安在踵武五公者不背相望趾相接也人患無志耳果有志古之先正可尙友國之先正可尙友矧其爲鄉

之先止雖然友也者志同道合之謂也慕而不效效
而不成吾雖欲友先正先正將不屑與吾友矣嗚呼
可不懼哉宣統二年春三月昆明陳榮昌謹撰

明滇南五名臣遺集序

古今豪傑有志之士往往捐性命糜頂踵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者何爲哉斬以有造於國家而已顧其幸者不死
於摧抑挫折困阨磨軋僅乃得試而亦鮮克竟厥施焉其
不幸者則死於摧抑挫折困阨磨軋而不得一試者比比
然也求所謂行義達道暢然而滿志曠世難其遇焉論者
輒委之曰運會吾竊謂運會者人事之所釀而成者也有
容傲吁咈之人事斯成明良喜起之運會以堯舜禹湯文
武而爲君其必無摧抑挫折困阨磨軋以死之臣顧安所
得居天位者而皆聖人乎聖人不世出天位不虛懸治日
少而亂日多徒令有志者捐性命糜頂踵不得一試而與

國家以俱燼讀史者所以歛歛憑弔於不能自己而大人君子固嘗推原本始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孜孜以正君爲急務而又甚難焉上觀千古下觀千古正君而克終允德者阿衡而外尙有誰哉夫股肱耳目身所藉以爲用而與之俱生者人雖至愚未有自殘其股肱耳目者自殘其股肱耳目則身無所藉用而與之俱死矣奈何堯舜禹湯文武而後自殘其股肱耳目者之多也數千百年來相推相激人事變於下天道移於上遞衍遞嬗以至於今竟乃別出一途以相待其亦事勢之所無可如何者乎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矣騰越李生印泉以諸生而從事兵學東瀛卒業歸來有任重道遠之志尤好掇求鄉先輩遺文

竭資刊傳孳孳惟日不足其志趣爲何如茲輯楊文襄孫清愍傳忠壯楊文毅王忠節五公所撰著爲一集問序於余余讀而悲之悲夫文襄以一時無兩之才大略偉烈已表表著見而猶屢遭因躓卒至勳耆重臣不獲以恩禮終致恨爲孺子所賣疽發背死清愍耿介廉正橫遭非罪雖怨者亦爲之訟冤而上莫之省疽發於項瘕死嗚呼可悲也已其時猶明之中葉也若忠壯文毅忠節生當明季滄海橫流不惜身命以爲國家卒乃與之俱燼而無補其尤可悲已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爲國家顧乃摧殘之不少惜其奈之何哉雖然孟子有言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有志者其亦惟請事孟子之語以蘄有

目次
造於國家幸不幸不以渝吾志也願以謠世之讀斯集者
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夏六月既望南甯孫光庭謹撰

明漢南五名臣遠集序

人之精神必有其所寄而後能振作發皇以起其
志意之的而存之用大抵身功中義文字固不
肩精神貫注于其間以漸於成後之人致其
讓生者遊美息心與其精神相通而愛上慕
而法而則傲之沾音沈毅辭是而送為人成

右風采取崇祀先正典刑有以爲人之深而能
致此邦中流有明代之人未史冊傳感慕矣
楊文襄昆以孫清獻傳志壯孫勅楊文毅孫
王出百其尤著在也 是乃學古於業政績在位
志所印年儲能之文字何嘗不彰炳史籍情
言世亦安待文字以傳之歟然而仰止高山爲

爲通其聲袂余嘗在道 鎮江游焦山寺磨
抄文襄玉帶出吳明西北郭中忠壯清烈之
慨以孫勅注文毅故里也 試院訪求節風節
遠地恍慕清遠之覺油然不覺自已而况讀其
神所寄之卷乎身是又素仰之心而愛仰之心
所併而收之者乎 李氏印永終文年

姻年旅學生年暮鄉先生嘉法學之為人乃
古之授其遺集公而刊之以行于世嗟乎古物
時邪莽之風全變姓弟誦古之讀是公未第
更帝則心之氣清然之心至柔則志忠於文敵
之志以蔚也君國之人而感其一時之風氣其印
即刊刊以此書言其長也

根源自幼輒喜聞鄉先哲軼事而於楊文襄孫清愍楊文
毅諸公爲尤篤泊讀明史至紀及傅忠壯王忠節馬駉烈
龔尙書諸公事畧則妄自期許掩卷太息曰男兒生世脫
丁變故願不當如是耶景仰之心由是益切惟自恨生不
並世不及親炙家鮮藏書莫由蒐輯諸公事實言論以爲
矜式嘗用歉懷迨庚子出遊省垣始得搜羅滇中史乘與
夫故家秘本瀏覽之餘摘錄諸公奏議著述叢爲一編鈔
訂未竟携以東渡友人某見而小之謂吾輩居今日當高
瞻遠矚觀察東西古今偉人以陶鎔新道德徒求之於一
鄉一邑之間斷簡殘編之末毋亦執德之不宏歟根源以
爲否否曩者根源亦嘗涉獵東西歷史及世界名人記錄

矣其間足以濬發吾智識開拓吾心胸者實繁有徒而精神之感發終無如諸公之於我切微論西哲若福澤若西鄉固世界所推爲東亞偉人也然自我視之恆不逮日人之親切故觀感亦恆不逮日人蓋觀感之道與感情相連繫非可強而致也根源生長極邊學殖淺落何敢望諸公肩背而景仰之切則十餘年來未嘗或輟猶記居鄉國之日每過忠節文襄故里及謁清愍忠壯墓輒徘徊不忍去獨立於斜陽荒草間僂乎若有見愴乎若有聞今雖旅居異國六載於茲然對此一編嚮慕之殷視日本人之對西鄉銅像有過之無不及也久欲鈔而訂之梓以公世卒未有間今者見習青森聯隊馬蹶傷余左肘居休兩旬乃得

從事鈔輯僅得楊文襄文二十首詩五百零一首孫清愍文一首詩一首楊文毅文一首詩五首傳忠壯文七首詩五首王忠節文二首詩三首合而刻之顏曰明澗南五名臣遺集而馬龔諸先正遺墨卒徧求弗獲嗚呼吾滇雖號山國然自傅沐藍三公百戰經營驅逐羣蠻而後徙江淮贛豫魯晉諸大族以實之而名士顯宦之謫戍而來者復頂踵相望二百年間賢哲輩出語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諸公其金碧之靈而河嶽之光歟且吾觀諸公皆生丁叔季其行誼志節浩浩落落不可一世苟天而悔禍使文襄清愍得行其志卽不然使文毅忠壯得竟其功則文毅忠壯以後更無忠節可也更無非忠節而忠節如馬龔者

可也乃天厭周德元良自喪雖以文襄之豐功偉烈亦旋
 起旋仆其餘更崎嶇零丁汗血徒揮河山莫補一生耿耿
 精誠悉盪為冷風野馬以去而形諸章奏發為歌詠者又
 復燬於兵火傷於蟲鼠僅留此飄零敗楮甚至有并此敗
 楮而亦不留者斯亦諸公所無可如何亦後人所無可如
 何者矣然則是集之刊固不僅重諸公詩文已也根源景
 仰鄉先哲之思皆將於是乎寄讀是集者其亦同此概念
 否耶光緒戊申冬十二月騰越後學李根源謹識於日本
 陸奧軍次

明滙南五名臣遺集合刊

鄉後學李根源鈔輯

安甯楊文襄公集

文三十八首

詩五百零六首

附錄詩文十三首

昆明孫清愍公集

文一首

詩一首

彌勒楊文毅公集

文一首

詩五首

昆明傅忠壯公集

文七首

詩五首

祿豐王忠節公集

文二首

詩三首

安撫楊文襄公集

明史本傳

楊一清字應甯雲南安甯州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
之居巴陵少而能文有司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宗俾
內閣擇師教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八登成化八年進士父
喪葬丹徒服除授中書舍人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以副
使督學陝西一清貌寢而性警敏詩文書與李東陽相伯
仲好談王霸經世大略籠罩豪傑以起聲譽在陝凡八年
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入爲太常寺少卿晉南京太常寺卿
宏治十五年帝用劉大夏薦擢一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
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



茶關出爲利番馬不時至一清乃請重行太僕苑馬之官
嚴私逼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屯牧政
修軍用亦漸足大學士李東陽尙書劉大夏皆善一清而
材之會寇大入花馬池帝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一
清至寇畏退去乃選精卒教練之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
固原築垣瀕河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安武侯鄭宏等
數十員裁鎮守中官冗費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
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乃從輕騎五百自平涼趨赴
之眾叩馬遮留不聽晝夜兼行抵雄軍爲之節度而張疑
兵以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砲響應山谷問寇疑大
兵至遁出塞一清進追擊之斬首二萬餘級勒石紀功而

還一清以延綏甯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
大臣兼理之大夏請卽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尋進右都
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牆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甯
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
墻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
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
由是寇不入河套二十餘年後邊備漸疎牆塹日夷宏治
末至今寇連歲侵掠無虛日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
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旣至召援輒後時欲
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邊防之策莫外於
戰守守之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

邊兵經理甯夏以安內附整飭鞏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邊防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若夫策之最上者

一則宜整軍飭武以期掃穴犁庭絕虜人影開擴郡縣而徙內地居民充實之方足以消弭國家萬世之外患也因條其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六百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剷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甯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與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招募自環慶以西至甯州宜增兵備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俱可其議發帑金五十萬使一清築牆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百餘里邊人恃以爲重瑾誣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詔獄大學

士李東陽王鏊力救之事乃解仍致仕歸安化王賓鐸反詔起一清提督軍務與總兵官神英西討中官張永監其軍未至一清故部將仇鉞已捕執之一清馳至鎮宣布德意張永旋亦至一清與結納相得歡甚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問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政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

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呼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永以是德一清左右之於帝召還拜戶部尙書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尋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闊大愛樂賢士大夫與其功名凡爲瑾所構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卽登薦門生徧天下嘗再帥關中起偏裨至大將封侯者累累然亦不絕饋謝有所入緣手立散之大盜躡中原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賜褒允時永已司禮時時密叩一清計爲進止機宜中外頗稱之以是益心德一清盜平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再推內閣不用用尙書

新貴而進一清太子太傅時御史孟洋張樸劉天和王廷相成文給事中寶明以言事及與鎮守中官忤繫詔獄一清屢請寬之帝不能盡用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指一清植私黨帝爲謫昂一清亦請寬之優旨報聞中官谷大用陸閻欲援張永例封其兄弟伯爵一清疏止之不聽乾清宮災詔求直言一清上書言視朝太遲享祀太慢西內創梵宇禁中宿邊兵畿內皇店之害江南織造之擾因引疾乞歸帝慰留而已亦無所更正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張永尋得罪罷而義子錢甯者故善一清有構之者因怨一清會有災異一清自劾因極陳時政之失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

介胃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譏切近悻帝弗省而甯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藏賢輩於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會有考察龍官者嗾武學生朱大周許一清陰事而以甯爲內主給事御史周金陳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者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賜勅諭褒給大廩如制一清歸客日益進所策朝事踰度無爽時目爲智囊臺司郡邑造請無虛日當世宗爲世子時獻王嘗言南方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清也心識之及卽位廷臣日交章薦一清乃詔遣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宣詔期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久之陝西三邊總制闕詔一清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尙書左都御史蒞之故相行邊自一清

始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一清至是蓋三爲總制部曲皆
踴躍喜旌旗壁壘色爲一新亦不刺竄西海爲西甯洮河
害金獻民言撫便獨一清請勦且未奉命卽遣將出師斬
虜萬餘級自是西洮等邊患遂絕土魯番求貢陳九疇欲
絕之一清則請撫會張璠等力排費宏御史吉棠因請還
一清內閣給事中章僑御史侯秩等爭之帝怒謫秩官召
一清爲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旣入見加少師所兼仍
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亡何獻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師謹
身殿大學士一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王憲平北虜奏捷
推功一清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已去一清
遂爲首輔帝賜銀章二曰耆德忠正曰繩行糾違令密封

言事與張璠論張永前功起爲提督團營給事中陸燾請
增築邊牆推明一清曩時議一清因力愆恩之帝爲發帑
金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亦竟止復因議禮事力疏乞骸
骨允致仕馳驛歸贈金幣明年張璠等構朱繼宗獄坐一
清受張容金錢爲永誌墓遂落職未幾憂國致疾疽發背
卒踰年廷臣交章奏請復故官贈太保諡文襄

文集

安甯楊文襄公著

後學李根源鈔

謝總督三邊表畧

人非三代何敢希方召之謀猷業本書生亦勉効范韓之
 經畧但世平易玩法久漸墮政習因循人安偷惰不大改
 絃轍無以作新士氣不力任忠良無以奮起事功又恐襲
 樽俎之談或罔念邊疆之苦持文墨之論不暇謀兵革之
 難任耳易至於傳訛浮言每興於所忌

謝賜御製聽經筵官講大學衍義古詩表并恭和詩

竊惟大學有衍義之書乃宋儒真德秀所撰綱目燦然巨
 細畢舉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盡在目前古今興亡治亂之



日涉百五全目卷之二
跡如指諸掌故大學爲致治之本原而此書實大學之羽翼有功於聖門有功於世道者也昔宋理宗謂德秀曰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便合就今日進讀講畢致詞欣然嘉納元仁宗見大學衍義謂侍臣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王約節譯刊行以賜臣下至治中翰林嘗譯之而進呈泰定閒吳澄又以此而進講凡此數君猶知尙慕故雖時丁未造亦能粗致小康至我朝太祖高皇帝取是書揭之新殿兩廡壁門以代圖書憲宗孝宗二帝又以是書命儒臣日輪講讀以廣見聞垂統之宏規守文之至善盛治大業實由於此恭惟皇上睿極天縱聖敬日躋憂勤惜大禹之寸陰終始念高宗之舊學大極

典謨之奧細苞史冊之繁能自得師儼師資之在上取人爲善恐善道之或遺乃於出經入史之餘復有撮要鈎元之命臣等竊以聖經賢傳必證以近事而後易知帝德王功必參於是書而後易見乃援先朝之故事期補至善之全功荷睿旨之俯從命儒臣以輪講徹聽之頃温以降顏浹月之間充然有得親灑奎翰賁及黃扉述其事由隱然虞廷惟時惟幾之訓發爲韻語藹乎洪範無偏無黨之音責以致君望其輔導感極而懼以榮爲慚蓋於嘉言之孔彰仰見聖心之協一謹當身率僚屬非正心誠意之正道不陳目覩聖時惟明德新民之極功是止僭依宸韻猥進俚言豈敢步虞廷喜起之後塵亦勉効周臣矢歌之遺意

臣等無任感仰愧懼之至謹昧死言

大學有綱目所貴知後先吾皇亶聰明一德惟憲天四方會其極正直還平平西山宋眞儒義衍千古前無欲德乃明主靜志不遷一理散萬殊察見毫芒顛經幃日勸講寒暑無間然從茲進不已帝德何名焉臣愚復奚言祇頌緝熙篇海嶽自崇深涓塵効勤拳

整理邊務以備虜患摺子

題爲整理邊務以備虜患事案照先准兵部咨該部題該提督軍務尙書金獻民題前事一件議處防守照得固靖甘蘭等衛所靜甯安定等州縣每歲冬初調集陝西西安等衛所官軍臨鞏所屬等州縣民壯人等共一萬五千有

餘分布各城堡防守蓋恐虜賊踏冰過河深入侵犯之計也訪得前項軍士多非正役非鄉野愚民則市井子弟武藝未習戰陣未經或有盜無甲或有箭無弓多被領軍官員貪圖糧米賣放回家見在者百無二三任情肆志虛應故事如此若不嚴加查處非惟無益地方抑且虛費糧草合無轉行陝西鎮巡等官今後如遇調集官軍分布各處防守預行各該衛所州縣掌印官嚴加揀選人要壯健馬要肥大器械俱要精好將選過官軍馬匹年貌齒色類造小冊送鎮巡衙門以憑稽考或行兵備道或行守巡官不時查驗點閱如或軍士有不足及軍器有不精者分別等第將各該官吏叅提究問庶人心知所警懼而防守不致

虛設矣一件議處兵將竊惟禦虜以兵馬爲先以糧草爲急固原一鎮爲三邊喉襟要衝總兵官所領官軍見在不過五百員名守備官見在不過六百員名兵馬之寡弱也甚矣倉卒有警委難支持訪得北虜自宏治十四年入寇得利每年深入搶掠必由固原各該將領因兵馬數少不過嬰城自守任其出入以此地方多被殘破人畜多被殺虜見今虜賊擁眾入套侵犯之舉又在旦夕若止照往年故事未免復遭荼毒合無將總兵官部下除見在五百名并苑馬官軍二百名共七百名外再於各城堡各衛禦冬防守官軍內選擇精壯二千三百員名共轄三千員名總兵官統領防守官軍仍照例每年十月初一日依期赴操

二月河開無事故回有警留住本城支與行糧與見在官軍如法操練預備截殺守備官部下除見在官軍六百員名并苑馬二百員名與今擬增糧并各城堡挑選苑馬官軍共二千員名外未及之數照例懸賞於有丁人戶內召募千名亦轄三千之數將守備改爲叅將名色統領殺賊仍聽總兵官調度該用馬匹於茶馬并苑馬寺給領或行太僕寺收貯官價支買召募銀兩於司府官庫查有無碍銀兩動支等因該本部覆題節該奉聖旨固原守備照舊其餘准擬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案候議處間近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爲陳言邊務事該御用監太監張忠題前事內一件足邊兵以備警急竊照各邊鎮總兵副叅遊擊及各

城守備巡邊備冬備禦防守等項每額原有官軍或三千員名或一二千員名或三五百名累年禦冬出戰陣亡逃故等項數多見在者其間又多老弱不堪各該官員因循不行充補以致禦敵多無效用合無乞勅兵部行移各邊鎮巡及清軍兵備等官將各該將領部下官軍從公揀選精壯者存留戰伐老弱者退檢守城逃亡事故者清查充補請自命下文書到邊之日爲始限三箇月以裏務足原額之數如有過限不完者着巡按御史指實劾奏問罪數足之後各該經管官員仍要加意撫卹毋役使以耗其力毋刻削以傷其心紀律嚴明訓練如法兵力旣足緩急有備而邊境可保無虞矣一件添設軍馬將官以固守衝要

照得陝西固原地方極鄰邊境實達賊出没喉襟要路雖已設有總兵官一員統領人馬三千在彼住劄如往年達賊糾眾萬餘由此進境搶過平涼直至邠州方還前項兵馬勢孤力寡僅足保守城池本境禦敵若令轉戰未免顧彼失此臣愚以爲合無乞勅兵部計議停當轉行該鎮撫巡等官於固原衛并附近衛所軍士每軍戶下有三丁以上者抽一壯丁充當軍役仍取具衛所地方鄰右保結不許容無籍之徒冒濫收充以致因無恒產易於逃竄選足三千之數每人給賞銀十兩置買軍裝什物馬鞍鞦轡編成隊伍定擬衛所管轄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也仍照數處給馬匹騎征按月關支實米一石并馬匹草料務

圖經久及照陝西先年曾設有副總兵分守地方後因事甯裁革當此思患預防之際合無照舊添設謀勇副總兵一員統領前項軍馬用心撫卹如法操練就領分守固原等處往來駐劄應援遇警相機戰守庶虜寇知我有備不敢大肆深入衝要之地可以固守而無患矣等因兵部議擬覆題節該奉聖旨是邊兵着鎮巡等官揀選精壯的專備征戰逃亡的作急清勾固原地方應否添設軍馬將官還着提督尙書從長議處奏來定奪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照得陝西地方固靖環蘭沿邊一帶城堡東西延袤幾二千里多係通賊要路分兵而守無所不寡每遇虜賊侵犯賊數不多尙可支持捍禦尙似宏治十四年正德十二年

嘉靖元年擁眾數萬長驅而入實難阻遏平涼臨鞏靜甯安定會甯隆德一帶州縣俱被蹂踐後又侵及涇頌地方屠戮之慘所不忍言至今凋傷未復舉目蕭然各該守臣不能奮勇殺賊固難辭責揆厥所由實因兵馬寡少又復不精以此不能克敵制勝且如鎮守總兵官及守備官所領官軍俱不過數百員名不及延甯等鎮遊奇將官統領各有三千之數太監張忠尙書金獻民皆親歷其地目擊其狀後先具奏俱要增添整飭兵馬議論周悉上履天語丁甯凡爲守臣敢不祇率況今虜賊在套侵犯之舉旦夕難測除各府州縣民壯義勇督令巡守官揀選及召募抽選等事俱議處另行外查得沿邊兵馬各有信地征操防

禦已有定規此外別無兵馬可以掣調惟是鎮城西安左前後右護等衛原擬分布禦冬官軍除總兵官鄭卿操下見在徵調及榆林甯夏領班官軍不開外一枝固原鎮戎所備冬原額馬隊官軍一千員名實有官軍五百九十八員名事故在逃官軍四百二十員名一枝海刺都西安州備冬原額馬步官軍一千一十員名實有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事故在逃等項官軍四百二十九員名一枝靖虜等四城堡備冬原額馬步官軍一千七百六十一員名實有馬步官軍一千三員名事故在逃等項官軍七百五十八員名一枝環慶備冬原額馬步官軍一千九十四員名實有馬步官軍九百七十二員名事故在逃軍餘一

百二十二名一枝策應聽調原額馬步官軍五百四十九員名實有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七員名事故在逃等項軍餘一十二名備冬之外又有中軍守城馬步原額軍餘三百名實有馬步軍餘二百八十四名事故在逃等項軍餘一十六名城操原額馬步官軍四千一百八十三員名內實有馬步官軍三千二百一十二員名事故在逃等項官軍九百七十一員名看得各枝兵馬原額數目雖多中間逃故多寡不等該管官員不行清查解補以致行伍空虛其見在之數精銳堪用者固有懦弱不堪者實多弓矢隘甲既多不備軍裝什物又皆不整或金鼓旗幟之不設或坐作部伍之不知名爲聽征之兵多與村野編民無異倘

死馬匹既不立法追補見在馬匹又多驚小瘦弱議者遂
槩指前項官軍爲無用緣西人性氣剛勁尙義尙勇成化
年間巡撫都御史項忠馬文升近年總兵都督曹雄皆藉
以克敵成功止因後來官司因循玩慢不行教練約束遂
致如此及訪得前項逃軍多不曾遠離鄉井非影射於屯
寨則包占於私門已經案仰都布按三司各行分守關內
道叅政楊叔通分巡關西道僉事王鈞會同都指揮僉事
張鎬將在城四衛各枝官軍查取原額見在逃故的確數
目文冊到官拘取各正身隨帶盔甲弓矢軍器及馬匹逐
一查點選驗若有老弱疾病之人拘取戶下壯丁更換或
原係壯丁今替幼弱者仍拘挈原操正身應役軍裝什物

不備責令修整馬匹瘦損令其僭餵臙壯及貼換易買好
馬其在逃軍人出給告示許其自首免罪發隊收操未首
未補者各督令該管屯寨老甲及應捕人員上緊挨挈務
在得獲病故者拘取戶丁及空閑軍餘補伍務足原額之
數如各該掌印管操衛所官員逃故軍餘數多不行清補
卽將俸糧住支重則治以軍法查選畢日限九月初一日
各到固原以憑覆選照依兵部題准事理轉撥二千三百
員名連舊在操下共三千員名聽總兵官統領防守有警
留聽操練預備截殺無事之日照例放回其餘仍分布各
城堡按伏防守其固原守備官所領已有固原衛甘州羣
牧所并秦平等府衛州縣實有馬隊官軍舍餘土達二千

三百六十四員名仍依該部原擬懸賞召募亦轄二千之數以備戰守及照陝西鎮城密邇南山盜賊不時竊發根本重地不宜空虛策應城操官軍一體查選存留防守邊方果有緊急賊情方纔調用及在外各衛所并延甯甘肅三鎮逃故未補軍人各行令巡守清軍等官分投清查勾補責限完解外臣竊思陝西地方固原環慶靖虜蘭州俱係防胡重地而固原最爲要衝且土漢雜處易於生變內有監牧馬匹尤爲賊所窺伺守備之官責任甚重先年議者欲添副總兵一員臣爲巡撫之時議奏將陝西鎮守將官移來固原駐劄提調防守其副總兵不必添設蓋因兵馬寡少添官無益兵部議擬覆奏至今遵行但鎮守官統

轄地方廣闊不特防禦胡虜如洮岷有西戎之警南山有羣盜之虞皆其責任萬一事變不測未免顧此失彼太監張忠尙書金獻民皆欲於固原添設兵馬將官深慮曲防蓋有所見但固原守備改爲將官職銜權任似不相稱皇上洞見其然未蒙俞允臣查得延綏甯夏甘肅三鎮各有分守東西二路叅將各一員陝西近因番賊侵犯已於洮岷河州等處設分守叅將一員今固原兵馬旣已增添比前稍爲精強合無照依各官所議添設叅將一員分守固原環慶靖虜蘭州地方仍在固原駐劄操練軍馬修理關隘撫安土人如各處有警往來應援截殺各守備防守等官俱聽調遣如此不獨固原增重而靖虜環蘭皆有倚賴

實爲便益然添官非難得人爲難任非其人權任雖重徒生厲階看得見任固原守備署都指揮僉事劉文老成練達曉暢軍旅以精勤理邊務以廉慎得人心眾口一辭並無非議倘蒙采納許設分守官員乞勅兵部再爲查訪合無就將都指揮劉文擢任叅將分守固靖環蘭等處賊委任得人地方有託而邊官亦知所感發興起矣及照固原旣設叅將與主將同處一鎮守備官似不必再設合無選委都指揮一員操守如無相應都指揮於指揮內選用奏請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庶無官多政分之弊惟復仍設守備官員臣愚所見如此伏惟聖明裁察緣係整理邊務以備虜患及奉欽依固原地方應否添設軍馬將官還着提

督尙書從長議處奏來定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順差百戶吉昇親賈謹題請旨

查報虜情摺子

題爲查報虜情事臣節該奉勅將探聽虜情的確消息星夜差人具奏以憑議處欽此欽遵查得嘉靖四年六月十一日據延綏遊擊將軍都指揮使張鳳呈爲聲息事本職調統本部官軍前來原擬定邊營駐劄防禦本年六月初七日辰時據三山堡西平三墩瓜空夜不收王安馳報本日卯時分瞭見境外達賊一百餘騎從北驂馬前到本墩西空折牆得報一面督令定邊營把總指揮魏銀帶領本管官軍順邊堵截歸路本職統領本部官軍趨進邀擊馳

日通百五名目卷之二
騁將近前賊已折牆二處進入邊裏簇立窺見官軍合兵
來勇急從原口遁去欲要追逐緣地方平漫恐中誘計督
令砌完牆口收兵回營防禦外呈報施行等因又據甯夏
遊擊將軍都指揮僉事周倫呈稱該分守東路右叅將都
指揮僉事劉瑾手本差夜不收哨探得離邊一百五十里
地名大沙子見達賊二簇約有四十餘騎往東行走又紅
泉地方見賊五十餘騎往西行走又該協同分守興武營
署都指揮僉事吳雲手本差夜不收哨探得離邊九十里
地名喜鵲湖等處俱有達賊新行踪跡又該守備平虜城
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史經呈差夜不收哨探得地
名千家村苦水河有牧放牛羊一千有餘石觜兒沙溝有

青白馬二百餘騎帳窠七座圈子河有達賊帳窠一十二
座牛羊馬匹四五千有餘住牧等因本月十四日又據延
綏總兵官署都督僉事彭樞呈爲查探聲息事開稱節據
中東等路黃甫川等堡把總千百戶等官沈泉等呈及准
分守東路右叅將署都指揮僉事黃宰分守西路左叅將
都指揮僉事袁聰手本各差夜不收哨探得各邊外地名
南城離邊二百三十餘里有達賊接連下營帳房二十餘
頂達賊一千有餘牛羊馬匹三千有餘及紅城則確舊灘
等處俱有達賊營巢帳房牛羊馬匹數目不等在彼住牧
榆林岔九股水等處俱有賊新行馬蹤或二三百道或百
十餘道黑石磧石山兒等處俱有達賊或一二百騎或四

五十騎往來行走等因本月二十日又據鎮守甯夏總兵官署都督僉事种勛呈爲走回男子供報大虜住套事嘉靖四年六月十三日據甯夏衛指揮使司申據守堡百戶丁勇呈送走回男子二名到衛審得一名金佐供年二十二歲係甘州中護衛前所崔百戶下軍人金龍戶內餘丁正德十一年失記月日在莊生理被賊搶去一名金保松供年二十歲亦係本衛軍人金龍戶內餘丁正德十五年失記月日在鹽場堡地方大沙溝打草被賊搶去虜營俱聽賊牧放牛羊使喚有小十王下達于三萬餘騎去年冬裏未到套內住坐佐等思想家鄉各偷馬一匹騎走四晝夜到邊收送前來據供備申各呈到臣爲照前項達賊自

嘉靖三年十一月內延綏地方虜虜中走回男子路駒等供報小王子叔叔台記領一枝精兵達子四萬哥哥吉納領一枝精兵達子四萬共八萬餘多踏冰過河在套住牧等語守臣上聞仰厯宵旰之憂節奉勅旨督責各該鎮巡加謹隄備又命愚臣提督三邊軍務節制調遣臣欽遵於四月初一日到於陝西地方節次差人賫文前去各鎮查探聲息及分布副叅遊等官各於要害地方住劄操練防守聽候調遣今經兩月有餘不見大賊近邊間有折墻進入及邊外行走或二三十人或七八十人多則二三百人但自延綏東路黃甫川起至甯夏甯州地方千有餘里無處無賊帳窠火光絡繹不斷牛羊頭畜散被原野新行馬

蹤在處數百餘道東西行走向不一查得先據甯夏守臣呈稱據走回男子王把都兒供稱在套達賊一萬餘騎一說要與黃毛達子讐殺一說要先搶漢人今走回男子金佐等又稱小十王下達子三萬餘騎在套住坐等情相度事勢原報八萬之說初亦不虛二月河開半已渡河今在套者當亦不減數萬分散固少輾合則多竊料此賊姦謀不露大眾形跡乘間俟時大舉深入亦未可知况沿邊直抵固原一帶自春徂夏久旱不雨邊草不茂賊馬臆息尙弱以此未敢長驅近日雨澤頗足青草長茂入寇之舉旦夕難測且套內地方廣遠差哨人役不過百里其二三百里之外消息豈能盡知緣此賊頻年犯順罪惡貫盈臣

仰仗皇上天威謹當督率將士揚兵耀武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出奇設伏以乘其弊於將遁之際雖不敢爲稜庭掃穴之舉亦欲收執訊獲醜之功但克敵固資乎兵養兵必資乎食腹裏地方近日鹽商報中委官易買稍足供應惟是沿邊一帶甚爲缺乏且如甯夏沿邊花馬池興武營清水營一帶及中路靈州小鹽池韋州等處俱係緊要該屯兵馬地方查得花馬池見在料豆一千二百六十八石約量可勾本城主兵馬四百六十四三個月支用若添客兵馬三千匹止勾一十二日支用草五萬八千六百餘束可勾本城主兵馬四箇月支用若添客兵馬二千匹止勾五日半支用興武營糧三千二百四十八石約量可勾本

營主兵二箇月支用若添客兵三千員名止勾一箇月零六日支用料八千六百二十九石三斗除主兵外若添客兵馬三千匹止勾三箇月支用草四萬二千三百六十束除本營主客外若添客兵馬三千匹止勾一十四日支用清水營糧米全無料四千八百五十三石八斗原無主兵馬若添客兵馬三千匹止勾一箇月零二十五日支用靈州糧一千五百四十一石二斗可勾主兵二十一日支用若添客兵三千員名止勾一十三日支用料一千二百四十七石四斗約量可勾本城主兵馬四箇月支用若添客兵馬三千匹止勾一十二日支用草六萬二千四百八十七束約量可勾本城主兵馬五箇月支用若添客兵馬三

千匹止勾一十九日支用其餘營堡糧料各不滿千石草不滿萬束或有糧無料或有料無草小鹽池韋州尤爲緊要小鹽池料三千一百三十二石約量可勾本營主兵馬數月支用若添客兵馬三千匹止勾一箇月支用草一萬七千一百五十束約量可勾本營主兵馬數月支用若添客兵馬三千匹止勾五日支用韋州料豆全無糧止有一百三十一石二斗草止有三千三百一十九束若調客兵馬三千俱止勾一日支用缺乏至此可謂極矣且本邊亦有年例銀兩亦曾報中引鹽不知前該鎮巡等官所幹何事倘果大虜侵犯會調延綏陝西遊奇兵馬截勦每枝各有三千將何支費臣節經劄仰甯夏管糧僉事劉准令其

轉呈巡撫衙門近方發銀差官分投糴買若賊入稍緩事
或可辦但旦夕入寇斷然失誤供應及查得延綏各路糧
料草束亦多無積而甘肅一鎮尤爲匱乏臣前所上疏欲
乞開中淮浙等運司鹽一百萬引乞發官銀五十萬兩蓋
不專爲陝西爲甯夏爲延綏爲甘肅也至今未奉明旨今
將查探過套賊聲息緣由遵照欽依奏報伏望聖明軫念
邊方事重乞勅戶部將臣前所乞請鹽銀早爲照數給發
以濟各邊急用仍乞勅下甯夏新任巡撫等官將沿邊一
帶倉場糧料草束上緊督處務令充實以備調兵庶幾藩
籬不固根本不搖臣愚幸甚兵民幸甚緣係遵照欽依探
聽虜情奏報事理爲此具本順差承差席宗吉親賫謹題

請旨

乞留方面賢能官員共濟時艱摺子

題爲乞留方面賢能官員共濟時艱事照得陝西地方乃
邊境之樞衡中原之鎖鑰北有河套之虜警報無時西有
回賊之寇姦謀罔測比年以來旱霜之災變相仍擄掠之
瘡痍未復民窮財盡盜賊因而竊發文恬武嬉邊務日加
廢弛雖鎮之以撫臣巡之以臺察然催徵錢糧修飭邊備
拊循凋察招撫流亡必在二司得人庶可依賴近年陞補
官員或憚地方之險遠而不來或取使道以還家而延代
官多虛位事無統紀卽今河西關南二道俱缺分巡官員
其見任賢能者又或遷轉無常更代不一如右布政使郭

詔右叅政潘垣皆久任茲方足堪付託循資各已陞去臣所知者尙有數員若又陞遷別任新任官員縱有才能事體未卽周知人心何所係屬如按察司按察使袁擴廉公有威剛明克斷副使陳鼎翟鵬才畧足以濟變威惠足以服戎副使高公韶韓士奇以慎密持官守以平易得眾心僉事桑溥政嚴明而執守堅定性聰察而聽斷如流之數官者年勞漸深臣慮其陞遷別省緩急無可倚賴事關地方休戚不容隱默其他年資尙淺陞遷未及者不敢槩陳如蒙伏望聖明俯念陝西三邊重鎮用人爲難乞勅吏部采臣所言參之輿論待本省員缺將各官奏請簡用如本省無缺暫留照舊任事免陞別省地方待其績效益彰特

加超擢各官旣得以罄其才愚臣亦得以資其用不勝至願緣係乞留方面賢能官員共濟時艱事理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修舉馬政事奏議

兵部覆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兵科抄出督理馬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一清題臣受命以來夙夜孜孜不遑甯處深懼奉職不効以負陛下登簡作興之意博采羣言講求孳牧事宜頗得其槩臣嘗考之載籍唐初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肇自貞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初稍稍修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議者謂其監牧之置得其

地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今其地固陝西之地當時領牧事者張萬歲王毛仲之流耳竊意生當熙治全盛之朝名爲儒者其所建立豈宜出張萬歲王毛仲之下然稽之事勢實有不同唐都關中所置八坊四十八監初在岐幽涇甯間後分析列布河西豐曠之野繇京度隴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數郡卽今西安鳳翔平涼鞏昌臨洮諸府之地幅員廣數千里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故其馬蕃盛如此私朝定都北京永樂四年以陝西地宜畜牧乃詔開設監苑其始規畫亦甚宏遠與唐制無大相異苑馬寺所轄六監每監轄四苑威武監所轄武安隆陽保川秦和四苑在平涼府開城隆德二縣地方同川監所轄

天興永康嘉靖安勝四苑在開城縣及慶陽府安化縣地方熙春監所轄康樂鳳林香泉會甯四苑在臨鞏二府隴西會甯狄道金縣地方順甯監所轄雲曠昇平延甯永昌四苑在延安府保安縣及慶陽府安化縣地方蓋亦跨陝西數郡二千餘里之地後皆革去止存長樂靈武二監又革去彌隆慶陽安邊三苑今見存牧地在開城通渭二縣地方者不過環數百里又有衛所屯田及王府功臣草場參雜其間况原設牧軍數少臣故謂事勢不同者此也然不以供京師以供陝西各邊戰士之用宜無不足惟監牧非人牧養無法坐視頽廢上厓宵旰之憂臣竊謂西安鳳翔諸內郡編戶日繁版籍已定固難別議臨鞏二府土曠

人稀原設監苑處所必有空閒不耕之地宜修復者謹當
深察利害徐議可否及馬政一切事宜應施行者徑自施
行應具奏者具奏定奪外今將切要二事先行條具上請
乞勅兵部覆奏行之臣不勝幸甚爲此開坐具本該通政
使司官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
呈到部看得都御史楊一清奉命修舉馬政於廢墜之後
首奏後項二事俱係緊要事宜理合逐一議擬開立前件
伏乞聖明裁處緣係修舉馬政及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
事理未敢擅便開坐宏治十七年正月初七日本部尙書
劉大夏等具題本月十四日奉聖旨准議欽此欽遵擬合
通行除外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

行計開一增種馬以廣孳息查得永樂四年開設監苑衙
門兵部節奉欽依事例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
苑四千匹當時種馬及後來孳生數目雖不可考而原擬
養馬定規却是如此臣今遍歷兩監六苑酌量草場廣狹
軍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議處得開城苑原額恩隊
軍人四百四名安定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六十五名俱
草場寬闊水泉便利地宜畜牧堪爲上苑使官得其人政
令修舉各牧養萬馬誠不爲難廣甯苑原額恩隊軍人二
百一十八名後因添設固原州衛草場地方多占修城郭
及撥爲屯地萬安苑原額恩隊軍人雖止九十四名草場
亦頗寬闊俱堪爲中苑黑水苑係甘肅苑馬寺遷撥恩軍

一百六名草場逼窄清平苑原額恩隊軍人一百三十三名地狹土瘠人無生業俱止可爲下苑前項苑分恐不能遽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開城安定二苑俱可牧馬一萬匹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甯苑可牧馬四千匹清平苑可牧馬二千匹黑水苑止可牧馬一千五百匹通計六苑除每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勾陝西三邊之用國初之盛諒無以逾此然欲廣孳息必先多畜種馬種馬旣少則孳生遽難收効查得各苑見在馬二千二百八十匹堪作種者止有一千三百餘匹臣今將倒失虧折馬匹隨宜追補及宏治十六年分茶易種馬通止可勾三千匹必須增置七千匹共種馬萬匹以兩年一駒

計之五年之內可勾前數將來孳息牝復生牝駒復生駒源源不絕數十萬匹之數可計歲而得矣及看得西甯洮河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固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土異宜孳牧多損養馬軍人甚以爲累必須收買內地馬匹易於牧養成効可圖且西人以畜牧爲生要在不虧其直自然樂售考之周官馬質掌質馬量三物蓋三代盛時民有餘畜者官以價直易之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用意正如此臣欽奉勅旨雖許其設法增添但陝西地方軍民邇年以來困於虜變困於歲饑困於轉輸困於修築公私匱竭帑藏空虛別難措置查得宏治二年爲因種馬數少兵部奏准將太僕寺收貯馬價銀一萬二千兩送

發陝西布政司勅巡撫官督令布按二司官員收買種馬二千匹發寺牧養合無比照前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差官作急齎送陝西布政司交割聽臣督同都布按三司官於平慶臨鞏等府衛地方官員軍民之家收買堪以作種好馬七千匹派發各苑孳牧趁時塔配羣蓋依例科駒如有倒失虧欠隨即追補不許似前玩慢以致逋課數多自取罪責前項太僕寺儲蓄銀兩本爲濟邊之用且如各邊奏討銀四萬兩不過收買戰馬四千匹較之孳牧之利何如暫費而大蠲惟陛下裁之前件查得宏治二年本部奏給太僕寺銀兩請勅陝西巡撫官收買種馬事理與今所奏相同今都御史楊一清備查各苑地畝軍

人馬匹數目斟酌土地之宜計扣孳牧之利詳細平正俱係確論既欲責其成功必須備其種馬所據奏討收買種馬銀兩相應准理合無本部於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兩依數支出四萬二千兩用木鞘裝盛沿途應付車輛撥軍防護差官送去陝西布政司交割仍照舊例請勅都御史楊一清擇委都布按三司廉能官員分投前去腹裏各該產馬地方兩平收買堪以作種好馬七千匹行令陝西行太僕寺委官印烙派給各苑軍人餵養依時塔配羣蓋孳牧其中收買分撥孳牧追陪與凡一應事宜悉聽本官斟酌裁處所委官員敢有不行用心故違誤事者亦聽本官參奏鞫問仍將買過馬匹毛齒領養軍人姓名造冊繳部以

備查考一增牧軍以便畜養竊照陝西苑馬寺兩監六苑原額養馬恩隊軍人共一千二百二十名見在七百四十五名在逃事故等項四百七十五名縱使勾補完足數亦不多且如每軍一名照例養馬十四匹亦不過一萬二千二百匹夫犬馬待人而食若不增置牧軍則畜養乏人難收蕃息之効查得養馬恩軍係先年將各處有罪人犯發充隊軍例於各衛丁多有力軍人內選撥緣陝西各該衛所行伍空虛征操備禦尚且缺人似難額外增補況各苑天氣高寒地土磽燥生理素少又鮮有居室多在崖窰堡洞住坐腹裏軍人解補者隨到隨逃不安其業馬政廢弛亦多由此訪得各府衛州縣百姓軍餘多有逃來各苑地方

之住年久不當差役又無官司管束查考往往別生事端及至被人告發却行調躲因無戶籍無憑挨捉歲復一歲爲數漸繁夫物聚則必爭爭則易於生亂今不爲之所將來恐貽他患此等流民論法俱該問罪發遣回還原籍當差但念其故鄉生計已失無可復之業而此地依棲既久有可戀之資必盡法處之非死則散而爲盜耳若編爲養馬軍人給撥草場地土使之住牧則官有畜養之役民無驅逐之苦且其耐貧寒習畜牧比與新撥隊軍萬萬不同公法私情似爲兩便欲通行查拘編發誠恐愚民無知畏懼罪責驚擾藏匿急難濟事臣已經遵奉勅諭便宜處置事理出給告示曉諭但有逃來潛住人民許其赴官投首

與免治罪量其人丁多寡給與草場地土領養官馬依例科駒就近編入該苑籍冊內帶管及行守備固原都指揮僉事苗英國原州知州岳思忠查訪招諭去後續據逃民赴臣投首情願養馬者已及百名之上俱暫收發各苑聽候給地領馬外近訪得前項逃民節年多有投在平涼各郡王將軍中尉等府及儀賓之家跟隨使用娶妻生子出入府第生事害人官司莫能禁治有告發者各府輒稱先年收買家人不肯歸斷緣查王府招集外人明有禁例況陝西地方軍民疲困已極戶口凋耗日甚若姦頑之徒躰重就輕一槩似前投托影射愈加靠累見在軍民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宗室收買家人有無事例果於禮法有礙乞

行臣潛令分巡分守等官通查平涼各郡王將軍中尉等府及儀賓之家并楚肅二府馬營草場莊所家人除例應得者不動外但有收集各處逃來軍民投托作為家人者着落地方人甲隣右人等訪報捉拏到官審問明白編發監苑養馬軍人一體分撥草場地土領馬耕牧若有占隘藏匿各輔導官及儀賓奏治罪逃民及撥置主使旗校人等俱照例問發邊衛充軍如此既以增公家畜牧之人又以杜私門招集之釁其於朝廷大體軍國重計俱有裨益仍乞查照永樂年間發充恩軍事例今後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法司問擬人犯有例該邊衛永遠充軍者俱發陝西都司轉解陝西苑馬寺編發各苑永遠牧馬連

原額及新收發軍人共及三千名之數具奏停止另爲施行以三千之軍人牧三萬之種馬孳息既廣戶丁亦增不出十年數十萬匹之盛不難致矣臣愚所見如此未知是否惟陛下察之前件查得宏治十三年該刑部等衙門尙書等官白昂等奏准見行事例各王府不許擅自招集外人凌辱官府擾害百姓違者巡撫巡按等官奏聞先行追究設謀撥置之人杖罪以上官員奏請降調邊方旗校舍餘人等發邊衛充軍及行准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回稱各王府及儀賓例該撥與儀從跟隨查無家人事例今都御史楊一清爲因各苑牧馬軍人數少見得彼處潛住流逋及投入各王府儀賓之家者數多俱要查收與同北直

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法司問擬邊衛永遠充軍人犯通發各苑牧馬一節緣馬匹必須得人牧養而後可以望其蕃盛今各苑見缺養馬軍人而本處地方又有前項逃住及違例投托之人若不因而收集非特缺人養馬且恐重貽後患合無同前買馬事宜一併請勅都御史楊一清督同都布按三司守巡等官出榜曉諭各苑地方潛住之人及有投入各該郡王將軍中尉等府并儀賓之家楚肅二府馬營草場莊所家人者俱許赴官自首免其問罪收集牧馬如或占愆不首着落各衙門官員設法訪察擒拏問罪枷號畢日仍發監苑養馬各該輔導撥置之人依擬問發應奏者奏聞定奪其編發安插前項人役悉聽本官從

宜裁處本部仍通行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巡撫巡按各行所屬問刑衙門并在京法司凡有問擬永遠充軍人犯及陝西各府十六年以前清出江南衛所軍人例該存留附近衛所者俱解陝西都司轉解苑馬寺定發各苑牧馬務轅足三千名之數若再不足另行定奪仍將編發過姓名繳部查考及照牧馬軍人最爲緊要買到種馬卽要軍人領養若前項清查流民并行補隊軍等項委官敢有視常怠慢者輕則住俸重則叅提不宜姑息容令悞事

防禦虜寇保障官馬摺子

題爲防禦虜寇保障官馬事據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寅呈會同陝西苑馬寺分管少卿劉棠寺丞朱璜徐

正將各苑新舊餘丁內通行揀選得身力强壯年貌相應堪以操守廣甯安定二苑各一百名開城黑水清平萬安四苑各二百名點驗得開城苑舊設操丁內七十六名原額見在監甲弓箭各七十六副未領監甲軍器一百二十四名黑水苑舊設操丁一百四十六名原額見在監甲弓箭各一百四十六副未領監甲軍器五十四名安定苑舊設操丁四十名內一十四名原額見在監甲弓箭各一十四副未領監甲軍器八十六名廣甯清平萬安三苑新選操丁五百名俱無監甲軍器逐一選驗明白省令各苑帶回原有監甲軍器者照舊披執其餘俱令隨便自備弓箭什物專一守護本堡無事之時疎放牧馬但前項操丁須

有監甲什物披執有警方可禦侮所據缺少軍器相應給
領備將會選過各苑操丁姓名年甲并有無監甲軍器數
目造冊開送到臣案查先准兵部咨爲處置馬營城堡事
該臣題稱西人素勇敢善鬪待馬政就緒將各苑軍餘挑
選壯丁設爲操夫各一二百名給與監甲授之弓矢令其
不妨牧馬閒暇之時操習武藝就令寺監官員督視比較
不許調遣專一防守本營城堡是雖爲牧馬而設亦可壯
邊城之聲勢資緊急之應援彼虜覬知我保障有地防守
有人縱然馬匹蕃盛不敢生垂涎之意該本部依擬覆奏
奉欽依備咨前來近因達賊入套各邊傳報聲息不絕各
苑收牧官馬數多防禦不可不嚴挑選操丁守護城堡似

不可緩已經批仰陝西按察司副使王寅親詣各苑會同
該寺分管官將新舊軍人餘丁通行揀選堪以操守姓名
數目總類造冊呈報仍查舊設操丁曾領監甲軍器若干
就行點檢明白卽今應否給領監甲軍器若干呈來定奪
去後今據前因看得陝西監苑之設相離邊境不遠常年
以虜寇爲憂虜人所利者馬馬之羣聚益蕃則虜之窺伺
益急縱有城堡若無軍兵安能捍禦臣於舉事之初固慮
及此近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傳報聲息無日無之馬匹拘
收日久各營星散遠近不一固原等衛備冬官軍其數不
多不能分布防禦如萬安一苑尤爲孤懸虜賊在螺山駐
劄一晝夜可到節被搶殺並無一軍一馬前來策應况各

營堡俱憑高據險不堪鑿井馬匹未免下飲溪河彼賊暗
伏草莽窺瞰侵掠勢難周防查得先年亦曾設有操夫正
爲防護官馬但數少不敷近年止是黑水苑遇冬操備其
餘苑分俱各廢而不講今據副使王寅會同該寺分管官
查驗揀選新舊相兼廣甯安定二苑各一百名開城黑水
清平萬安四苑各二百名六苑共操丁一千名平時不妨
牧馬遇警足資保障各軍委皆生長邊方耳目所習聞虜
不懼然須有盔甲軍器披執庶幾緩急可倚及照監苑文
官不諳軍務須委能幹知兵武臣一員遇冬提督操練及
又查得各處招募民壯義勇舍餘備冬之時俱有行糧前
選操丁旣繫身於官不得營辦衣食亦合比例給與行糧

養其鋒銳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各苑操丁一千名除舊
領有盔甲軍器外今次增選者俱照數給與每名盔甲弓
箭腰刀各一副每營堡仍各量給與火車銳砲圓牌旗幟
等項以壯聲勢俱行令陝西所屬各衛所查取給發如見
無收積嚴限成造送用聽臣選委平涼固原等衛諳曉操
練指揮一員往來各苑會同該監苑官提督操練務令武
藝精熟不許虛應故事每年二月至九月疎放照舊牧馬
自十月初一日爲始收操照例給與行糧於附近州縣關
支若大虜在套雖夏秋時月一體收操支糧有警則與槩
營軍人協力捍禦賊必不敢逼城堡而攻前項操丁雖爲
守護官馬而設練之旣久未必不爲克敵之兵是於牧馬

之中而得千軍之用有備如此非惟官馬有所保障彼見我城堡碁布旗幟羅列軍器鋒利或少弭其邪心區區小虜不敢窺伺深入其於平涼鎮原一帶地方軍民不爲無補至於大虜侵犯勢須動調官軍截殺此守臣之事非臣所敢與聞緣係禦防虜寇保障官馬事理謹題請旨

薦舉賢能官員奏摺

題爲薦舉賢能官員事伏念臣職司馬政雖無撫巡之責官居風紀亦有激揚之任况當奏功述職之年正黜幽陟明之日旣已諏詢而有得豈宜忌避而不言以人事君雖不敢竊比于大臣而薦賢爲國實不忍自負于明主輒陳耳目之見聞用備朝堂之採擇臣竊見陝西苑馬寺卿車

霆陝西按察司副使王寅俱耿介夙成峭直寡與有肅清彈壓之恩無迎合詭隨之態持法不撓於權貴任事不避夫艱險車霆近司監牧雖未收蕃息之功而屢更藩府實久著賢勞之譽王寅守直道忤時好而不回拒請託遭流言而不悔陝西按察司整飭固原兵備副使高崇熙老成端重持憲得體西甯兵備副使蕭翀通敏勤勵兵政一新西安府知府馬炳然志存乎守己而愛民才足以剗繁而治劇漢中府知府周東以文學飾吏事以撫字得民心凡此數人車霆王寅臣所專委高崇熙等皆曾經委用故知之爲深其餘雖有才能未嘗親見行事不敢輕舉如蒙乞勅吏部廣詢博訪如臣言可采乞將車霆王寅等量加擢

用使在外臣工守正者有所恃而不恐勤事者知所勸而
不怠其於治道良有神補緣係薦舉賢能官員事理謹題
請旨

謝武宗幸京口私第表畧

白首桑榆再際風雲之慶丹心葵藿重逢天日之開五雲
馭乎六龍九罭施於十畝又云卒忤權臣之柄旋投慈母
之機罪放清朝甘終身於畎畝治新元祐復起相於洛陽
任以股肱委之心腹山公啟事桃李莫收伊尹阿衡鹽梅
無味數載服勞之下羽化安心一時際遇之奇龍顏拭目
又云念祖宗創造之艱防國家盈成之患篤事親之心以
事上帝謹保身之法以保萬民

謝賜銀圖書表畧

人文宣朗光回虞帝之四聰天命尊嚴重濫康侯之三接
又云寶篆精工儼千年之蝌蚪奎章燦爛絢五色之龍鸞
裁成悉出宸衷報塞常忘天眷昔張禹誇榮於凡杖徒爲
優老之資魏徵侈賜於佩刀無聞作聖之學相知相遇慨
相濟之尤難同德同心感同遊之爲盛又云豫雷地奮修
爲迅發於四方姤風天行渙汗幸施於九有悅而繹從而
改異法允望兼收言必聽諫必行膏澤普希下及

自訟稿序

臣一清初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乃宏治
甲子冬十二月北虜潛伏河套間擁眾入寇甯夏守臣失

利遂入犯環慶固原甯夏陝西兩鎮守臣交章告急於朝
我孝宗皇帝從本兵議命臣兼巡撫陝西地方經略防禦
乙丑春正月始拜勅卽馳至固原以便宜處置守戰未幾
虜遁歸乃大閱將士定令約法顧各邊廩藏空虛粟芻無
旬月積有警調兵無取給臣用是懼上疏極言之事下戶
部奏發內帑銀若干萬兩開各運司鹽課若干萬引招商
轉輸及分官市糴量邊城大小險易積粟芻有差時號令
方新仗國威信商民輻輳莫敢愆期於是沿邊廩庫充盈
士有鬪志是冬虜再入寇恃我兵糧有備得以無恐已而
延綏甯夏諸將數與虜戰輒復失利本兵議以諸鎮權無
專制不相爲援以至於敗正德丙寅命臣總制各路軍務

進右都御史久之虜遁去因徧覈各鎮兵糧空虛如初又
以便宜招納易糴邊庾各漸充實是年冬虜復擁眾入套
烽火絡繹至臣揚兵耀武以待之虜不敢犯明年丁卯春
渡河北遁屬臣有疾得請歸江南逾半載分遣部使稽核
邊儲使者奉法凜凜寸牒齎黍摻剔無遺鉤距文致唯恐
弗甚維粟在廩維芻在場歲月旣久濕腐耗蠹有所不免
於是自委吏而上至於撫巡無弗得罪者詔獄所逮無虛
月日而臣亦坐是被逮詣京師戊辰夏四月二十二日錦
衣使者至鎮江臣旣就繫次日渡江舟行至徐州使者慮
間座阻隔遂舍舟由陸至德州又慮途淖行緩復登舟五
月十一日由河西務車行就獄蒙恩憫臣病令羈候於外

十一日出僦民居以俟命是後凡三上疏不報六月初九日始得旨致仕以病未愈不能入朝具疏謝辭十三日出城時暑氣方熾假宿城東姚氏居凡十日至張家灣宿杭氏莊園又十餘日爲七月七日發舟潞河八月初九日還鎮江先是聞百官罪繫頗慘半死於篋楚其以邊儲坐者責令倍償傾其產不足械繫經年不得解故使者之來親友皆爲予危送之江濱相望多泣下予不改常度或問曰先生何恃而不恐予曰恃一點赤心耳故初渡江時有細檢平生死亦安之句自是不廢吟詠然桎梏在身不能筆記旋卽遺忘比宿京邸記而錄之纔數首羈候以來至於莊宿舟行觸物感興動有述作多自咎之詞蓋審分度勢

固有宜然者矣何者芻糧所坐誠得以自解時同事有護予者曰使公向不多積則無今日之累予曰不然居其位則事其事凡所當爲者豈可虞後患之及遂輟不爲哉且邊儲乏矣而不爲之處則大虜入寇勢難聚兵地方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臣之身亦恐不能自保夫惟所積旣多不惟一時藉其用予解任後自丁卯至己巳邊人所仰給猶舊積也予方私喜以爲功雖得罪其何辭顧後之爲巡撫者過鑒覆車他日必有任其責者矣若予之自咎則有說焉器非大受而秩進都臺之尊才本庸常而任專總制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凶又曰負且乘致寇至凡予之所履皆盈滿之境猶招凶致寇之道焉而又自信太過好惡

太分明無容物之量保身之智是皆人非鬼責之所宜加
朝廷之所以處臣者可謂仁愛忠厚之至而臣得以餘生
老林下爲太平一閑人志願足矣何怨何尤自被逮至還
家凡一百六日哀集所作得詩一百一十九首因名之曰
自訟稿俾兒曹藏之

懷麓堂稿序

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是已今
天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固無俟於所
謂立言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敘之爲文咏歌吟諷之爲
詩可以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則用之朝
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謂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今

少師致仕西涯李先生以扶輿間氣挺生於重熙累洽之
朝弱冠入翰林已負文學重名金石所刻卷帙所錄幾徧
海內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爲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指
授輒有時名中年亦深造遠詣比掌帝制登政府則又循
而爲經綸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國是變土習裨政益
化有非文章家之可名言者矣且文至今日而盛而變亦
隨之故連篇累帙盈天壤間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超
然自立於世者蓋亦不數見已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無
足取彙而闕之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傷於
局而不暢近或習爲庾詞硬語使人不復可考以是爲古
所謂以艱深文淺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才

絕世獨步一時而充之以學問故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爲
偏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
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
典則彼月煉旬煅以求工者力追之而不可及也譬之大
人君子冠冕佩玉雍容委蛇於廟堂之上指麾百執事各
任其職未嘗有叱咤怒罵之威而望之者起敬卽之者傾
心至其眾體具備無所不宜探之而益深索之而愈遠則
如大河之源出於崑崙至於積石又至於龍門底柱旣乃
吞納百川以達於海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
於乎至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
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歆然位極人臣而樂善茹不

及履常應變恒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有
以立於世者而謂其不本之德不可也先生嘗自輯其詩
文凡九十卷總名之曰懷麓堂稿詩稿二十卷文稿三十
卷在翰林時作詩後稿十卷文後稿三十卷在內閣時作
南行稿北上錄則附於前稿之末講讀東祀集句哭子求
退諸錄則附於後稿之末以皆雜記故不入卷中徽州守
熊君桂先生禮闈所取士間從所知得副本乃與同知王
君仲仁輩刻之郡齊走書京師索予序予辱先生知餘四
十年多所規益每有撰述輒爲指摘疵垢不少隱願庸惰
不立少而習焉老而未能測其谿徑况望窺其堂室哉然
平生企慕之懷得托姓名於不朽以爲幸而熊君汲汲公

善之心亦不可以不自故僭爲之言先生所著別有燕對錄藏於家及密勿章疏文字甚多人不及見予承乏內閣得窺見之若致仕以後詩文則別爲續稿他日當自有傳之者

新刊五子書序

鶯子二卷凡十四篇鶯冠子三卷凡十九篇子華子十卷尹文子二卷篇如之公孫龍子三卷凡六篇侍御沁水李公得之俾西安郡僚托之木與四方學者共焉予自始學卽知慕諸子百家言局於舉業未暇也長齒仕籍稍蒐涉羣書顧學無本恐眩於途轍方懍懍近思亦不暇及所謂諸子云者然嘗竊聞儒先緒論而有以悉其是非矣至是

乃得聞所未聞學所未學信矣哉先民之妙於言然益以見儒先之論之正也鶯子蓋子書之始雖篇章舛錯不完而其文質其義宏實古書無疑鶯冠子不知何如人韓氏陸氏論其雜黃老刑名然矣而其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要不爲無見也子華子敘稱其指歸道德經紀仁義而其書反類道家言又多剿浮屠老子莊列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諸書藻飾而成當出僞手以其辭氣春容文采煥發故學文者好之尹文子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似申韓不必求其真贗蓋無足與者前人併劉向仲長氏之序皆謂後人所依托有以哉公孫龍之辯甚矣而白馬非白之喻堅白同異之說終不可解欲正名實而名

實卒不可正戰國處士其橫議每類是耶嗚呼大道既隱
異端曲學起而乘之言人人殊漢藝文志所載實一百八
十九家昔之君子嘗欲哀而感之矣予謂洙泗之流既微
濂洛之源未啟邪說害人烈於猛火尚忍從而膏之自五
緯聚奎諸儒闡道士稍通章句卽知尊孔孟而黜百家雖
諸子並生於世適足爲指麾驅使之資耳况眇焉如淺之
言顧足爲吾病乎且至理無所不寓芻蕘有所當察權度
在我則寸長片善皆可取不可棄此侍御公之志而予爲
述之者也

韋秋山詩序

潤州故多詩人國初顧利賓郭天錫戈仲景俱有名詩壇
然未脫元末氣習視虞楊范揭諸作家已不逮况可班諸
盛中唐間耶顧自諸君之後名家益寡予成化初僑居鎮
江得丁易洞先生隱居教授名能詩根極理致而格固宋
元家也宏治間得易洞弟子韋秋山詩名尤著深沉蘊藉
成一家言鄉人士從之學詩者甚眾今自庠校至閭野凡
負才藻以聲律相高者皆其徒也秋山學道安貧不求聞
達蕭然環堵中屢空弗厭郡邑大夫招致之非其人輒避
不見鄉論亦多之稽其行不忝其文顧不壽以歿幾二十
年有奇矣其所著作多散失不存羽士何守懸嘗從學詩
哀其遺藁得若干篇將屬秋山門人台州同知俞君燦刻
以傳請予志一言予讀宋詩嘗愛陳后山亦於其行不於

其文也后山有壁立萬仞之氣如冒禁送子瞻忍死卻縲袍之類皆非世俗所及秋山伉直矯厲庶幾近之今後進之士以才美相雄長習奢銜靡以爲常聞秋山之風當稍知改革否則古今作者何限板刻遍天下又安用刻是爲哉秋山名椿字大年姓韋氏秋山其號潤之丹徒人

送彭太守之徽州序

今天下不患無能吏患無廉吏不患無廉吏患無儒吏能者不必廉廉而不能者有矣若儒者之爲吏無有不廉無有不能今治行卓卓被旌舉者率多能吏不廉者時亦參錯其間廉而被旌者有之屈抑不振者不可謂無也故爲能吏易爲廉吏難况儒吏乎夫儒者之爲吏必先撫字必

郵孤寡必重農桑必興學校厲風俗若是者古之所取而今之所忽下之所安而上之所不暇爲謀者也故爲儒吏尤難然尤有甚難者民窮而賦益急他人可以取辦儒者肯如是乎旱乾水溢而必取盈焉儒者肯如是乎令有所不便獄有所不平推移以就上官之意能者固優爲之甚則非義之求非分之禮亦將甘心焉儒者肯如是乎吾始怪夫吏之不儒而卒憂夫儒之難乎爲吏也已吏而儒人將笑之爲迂爲僻甚則巧詆厚誣無所不用其極矣若儒者之自爲謀則固曰求諸己而不必求諸人官可棄而吾之道不可枉如是而已彭君濟物始爲蘭州學生以孝友誠確爲先提學今御史大夫浮梁戴公所器重釋褐爲名

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郎郎中能以詩書飾法
比不如柔吐剛屢勘大獄黎然當乎人心有恃勢毆殺人
者君按之當抵罪或爲之夤緣祈脫死時勅遣中貴偕三
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君執不可或以朝廷欽恤意爲言
君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由是名聞搢紳間刑部侍郎平
湖屠公應詔薦之尋以父封君垂白移疾家居今年迎封
君就養京師月餘擢徽州知府君固儒者嘗以北虜寇邊
上攻援三四策是宜置諸禁近以備緩急任使而吏部乃
使之領一郡麾以去豈誠以儒吏不易得將有望於君乎
夫儒者爲吏宜莫有過於晦庵朱文公者矣文公爲政公
移案牘具載文集中可考見其招延郡士入學勸農佈種

禁游惰清契勘賑卹災傷存問孤老招商積穀減市稅諸事
戒諭諄悉條格井然卽所謂能者豈復有加於是此外非
無事而莫之記載者其所重專在此也使公久於其治蒼
生之被澤者可量哉君志文公之志學文公之學而新安
又文公鄉郡也以公之政治公之鄉宜無難焉爾矣論者
咸稱徽郡不易治固病其未有以文公之治治之也君慎
圖之曰能曰廉無足爲君道文公儀刑具在執是以往積
誠以將之特久以待之收儒者及物之效其在茲乎君慎
圖之勿使曉曉者憎茲多口也

楊氏二孝三節記

江陰縣簿楊鋌旣致仕將歸太和詣予求記其家二孝三

節子曰吾滇文獻之鄉稱大理大理之著稱太和太和之望曰楊氏則吾知之矣二孝三節未詳也可得聞乎鋌曰鋌叔祖諱寧時謚其字痛父明輔翁早逝事母崔極孝母病嘗糞知其劇乃焚香籲天祈以身代母病頓愈後延一紀餘而終廬墓三年爲從父宏道後事所後如其父母其廬墓時每旦必歸省省畢不入私室卽赴墓所從父母相繼歿廬墓六年手植松柏數百株慈烏白鶴羣集馴擾人謂孝感所致叔父宗白事生母趙氏養母張氏伯母施氏旦夕供甘旨罔缺有疾憂形於色延醫禱神無不曲盡三母安之咸躋上壽比卒治喪葬禮而哀有司先後以聞詔下旌其孝行子曰休哉孝乎三節云何曰鋌伯祖母施氏

早喪夫時雍於官邸扶柩歸治喪如式孀居四十年志操堅定初親戚以其少無子慫恿改適乃以刀截髮卒守志終其身祖母趙氏早寡欲自鴛以殉族姻勸之以四孤尙幼汝死誰爲鞠之乃悟矢心無他訓諸子以成立叔祖母張氏亦早寡其母迫再醮乃閉室自縊諸親先後破牖入救之得不死撫嗣孤以成卽宗白也有司上其事詔旌楊氏三節之門子聞而歎曰節乎休哉夫子之孝婦之節乃天理民彝之不容自泯者顧世教衰民不興行食稻衣錦之流滿天下夫死骨肉未寒而俛首他人者皆是也朝廷厲風教故凡以孝事上聞輒褒異其門閭然一歲一省恒不數人或連至數郡無一人者二孝三節萃於一門何楊

氏之多賢也國家道化人文之盛於是乎徵而楊氏世澤之敷遺餘慶之昌衍豈直大理之望而已哉孝節有堂故太子少保禮部尙書西蜀周公序之宗白事後出故不及余鄉大夫也併爲書之旌楊之宗子觀夫是請而其孝可知也已系以詩用備太史氏之采焉詩曰有高者門烏頭雙起錫獸銜環石獅蹲趾門誰所家巍峩若茲二孝三節天子旌之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彼氓昏昏聞風頹泚珠聯玉萃輝映後先僉曰休哉楊氏多賢人中之傑女中之式以裕後昆引之無斁

遊宜興二洞記

予舊聞宜興張公洞甚奇而未及一造久之又聞有善權

洞奇觀相甲乙謝政以來多約往遊者制于踪跡奪于病冗未有以應也嘉靖壬午秋九月旣望偶訪舊至丹陽之七峯歸自沉山至經山宿紫府觀是月二十一日至新豐鎮獨畦生翀從廣陵張生佃適至併留舟中予曰練湖去此不遠蓋往諸遂登舟至湖莊日已暮乘輿東下始語之故兩生甚喜夜三鼓過丹陽二十二日晨過常州入小河徑趨宜興初無知者未至約四十餘里日黑舟人告勞予勞之趣之行二十三日早至縣北關橋下予舟大不能渡乃覓二小舟而東退予舟二十五里以俟遵東溪抵蜀山南入罨畫溪行約五十里泊溪渚問之途人陸行可六七里乃至洞予二人登岸飯樹下籍草而坐以甌爲案各飲

數杯命童子歌侑觴甚樂覓肩輿不得林間巨室莊園有竹輿一質得之令舟人舁以行兩生步隨岐路多莫知所適三白衣人在前問之乃復回導吾輿曰我輩正欲往張公洞問其姓名漫應之不能記將近洞蘿薜中茅菴數椽一道士出迎奉茶然香前導緣石徑而上達于洞洞口草樹陰翳三面皆飛巖絕壁高數十仞洞門廣踰四尋深數十丈迂曲歷百餘磴磴道險滑俯僂而下廣可容百人大石離立下聳欲落石色碧綠乳髓滴瀝石燕相飛擊有聲奇怪萬狀若劍盾戈戟撐拄或若虎豹蹲伏而擊攫或費棟崛起如締搗然應接不暇予嘆曰天下之奇觀也覓所謂丹竈井田不可得前行數十步益深遠險怪予悔不著

草屨滑不能行前還坐石臺與張生對奕忽里社一人至向予稽首曰本縣何尹來迎言未已洞口一官云是巡檢領兵卒數十人護從何君名棟陝西人以御史忤權貴人被謫先是謁予嘗有是約予曰約則不來或乘輿而來終使臣知之不虞其卽至蓋易小舟時爲岸人所窺因探得之耳予方裹糧携酒有宿焉之志見踪跡已露怱怱出洞右轉至會仙巖水清寒沁骨峭壁間有王守溪費鵬湖題識在焉少憩卽行抵舟日已暮二人者復送至溪渚揖而去舟發予與兩生劇飲放歌舟子作棹歌相和答行二十里遇何君請予登其舟予問曰此行甚密何由而知曰先生之來消息甚大烏得不知宜興丞周賢少嘗從遊亦候

謁於舟坐談久之何君曰張公洞不及從公爲歉請從往爲善權洞之遊予許諾何君就別舟予亦少寐五鼓至縣郭入水關何君請駐公館不誅請乘月登長橋少頃各登舟兩生隨予溯流而上宜輿故所知與數人聞而來謁各乘舟躡其後西南行四十里登陸又肩輿十餘里至善權寺由方丈後循山麓以上亂石輾軻趨起而進是爲乾洞洞門廣二十尺予與何君先入兩生隨至洞中夷曠可容千人奇形怪狀天然精巧與張公洞無異而空明洞達則又過之鑿石作佛像有石筍高十有三尺號玉柱秉燧以入行百餘步聞其內深不可測有石礎石牀石羊馬欲往窮之而病眼不禁煙燎又懼險滑不能前還坐空濶處何

君置酒設饌歌吹並作聲徹於外山童林叟咸佯聽焉予飲十數酌沾醉遂出洞左旋崎嶇山麓間爲大小水洞實出乾洞之下泉深無底大旱不枯清流瑩徹自成宮商予坐磯石間呼酒再酌斟泉水濯面毛髮凜然日將黑盤旋林莽間不忍舍去予欲須月出而行僉謂下漸無初宵月下山坐方丈何君復設具觴予良久登輿各就舟而下風逆舟頗艱二十五日平明至郭不令停舟遂入西關出北關登予所乘舟解纜而發何君請少住予辭何君與周丞送三十里予恐妨縣事強之回二十六日晨過常州亦無知者二十七日早過丹陽午後至丁卯橋莊不宿遂入城蓋往返凡七日而奇觀盡得平生勝遊無逾於此遂書以

記之

單縣遷城碑

單邑城成於時山東藩臬諸君子以書來言曰夫單父古采邑也東瞻秦嶽則徂徠新甫伯禽之曲阜也側望臨淄則瑯琊渤海呂望之營邱也邇接邾郚則龜蒙鳧繹滕薛之故疆也遐聯郟費則泗沂汜汶濟兗之支派也單父三面帶河元至正甲申河決曹州梁山鉅野俱爲巨浸我明洪武己巳河又大決正德己巳又決楊晉口己卯亦如之辛巳又決八里灣嘉靖癸未霖雨大注漂民屋廬壞民禾稼蕩析離居邦人大恐至乙酉巡撫都御史王公堯封喟然歎曰於戲單父之民其爲魚乎夫有人有土有財有用

乃今高岸爲谷田卒汙萊是無土矣老稚溝壑壯者散徙是無人矣府庫空竭室如懸磬是無財用矣非予溺之而誰乃謂方伯郭君韶曰維茲城以衛民經之營之汝實總之乃謂廉使潘君墳曰綏善良遏寇虐以爲民保障惟汝力乃謂亞叅侯君位劉君淑相曰汝惟職端茲役徃視子民毋貽民憂乃謂簽使陳君德鳴曰汝徃督之以昭汝憲乃謂兵備副使王君言曰飭汝師以防姦宄乃謂堯守喻君智曰弗城胡邑弗邑胡民惟汝之責乃十有一月丙辰升墟以望故城之陰陵衍而平土燥而剛卜之其吉終焉允臧明年春龍見而雩土功伊始峙乃饌糧饗乃香鋪乃辨土物乃課章程相其陰陽則筮人獻吉葦民貢良定其

方位則水泉以懸規影以測畧其廣狹則野度以步塗度以軌揆其經制則宮隅一雉城隅九雉球之陬陬築之登登百工惟和罔不用勤越三月城成又三月邑治成又三月庠宮祠宇成廵方有臺監司有署置郵有舍醫厯有肆巷有閭闔里有塾序疆有埃望火師監燎水師監濯民趨如市賓至如歸引睇平原留睨清流遠涵天碧邇延野翠而向之爲民患者舉爲民利矣單父之民相與歎曰於戲微王公吾其魚乎是役也鎮守太監王公思競巡按御史張君英李君美王君正宗咸與力焉綜理於內則右布政潘君塤叅政常君道江君曉王君潮副使錢君宏任君洛余君本僉事邊君寧董其役者則同知俞鼎縣主簿王懷

禮經歷宋澤也又越明年王公出巡東兗觀於新邑喜曰單父之民自是其有廖乎又令陶甃數百萬環而甃之曰斯可久矣予聞而歎曰盤庚遷而民咨怨單父遷而民樂康何也蓋河之患同遇之時異也且春秋城郟城郎城楚邱大書不一而城韓城齊城朔方詩必稱之又以武人宗子譬之王公設險聖人域民而豈徒哉今單土在昔爲周王子孫邑觀單襄公之聘楚靖公之出晉穆公之事周施澤於民久矣乃若宓子賤彈琴而治巫馬期戴星而理雖勞逸則殊其勤於單者不亦遠乎繼自今其無忘三公之烈與二賢之勳也已爾乃繫之辭曰
於維東土上應虛危泰山爲鎮大河爲池維茲單父姬之

封邑襄公康之靖穆攸立魯至定哀子賤實來尙德若人
爰有琴臺巫馬繼之星言夙駕蹇蹇匪躬不遑蚤夜百千
餘年以迄於元河流漲溢蛟龍吐吞民廬漂沒宮宇爲沼
菰藻交加烟濤浩渺下迨於今城復於隍民患滋深幸顛
彼蒼中丞蒞止乃新百雉迺左迺右迺疆迺理役者協力
贊鄙人豫喜者協謀崇墉修舉傑觀飛樓載笑載語以藝
稷黍以穀士女自茲伊始旣樂且康援之衽席登我高岡
我觀民牧誰其作者召伯勞之民狎於野禮稱築郭書戒
勤墉維茲單父中丞之功克成有終王臣之節矢詩不多
以告來哲

明榮祿大夫太子大保刑部尙書見素林公墓誌銘

今皇帝嗣位之初勅召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見素林公
於其家尋以廷薦陞工部尙書公具疏辭温詔褒答不允
又與推吏部尙書不果嘉靖壬午春正月公強就道旣而
改刑部尙書途間又上疏辭再荷温旨不允且趣其來以
五月四日入京陛見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曰見
素先生來矣立朝僅十四閱月疏乞歸輒荷慰留且遣鴻
臚諭意特免朝參在部治事公甫出又辭疏凡八上情益
迫上重違其志從之加賜璽書俾乘傳以歸有司月給公
廩三石歲給人夫四名供役使命有司歲時存問公以聖
恩過重又上疏辭不允癸未八月陛辭賜酒饌寶饌以行
大夫士留之不得設祖餞之都門外至傾朝省相顧慨歎

曰見素先生歸矣家居踰年得末疾具疏豫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政薦名臣數人以助輔德士大夫每遇莆人輒問公眠食起居卜其安否爲世重輕越三年丁亥疾且革草遺奏勸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政保養聖躬蕃衍皇儲及再辭卹典遣其仲子適上之比屬纊呼伯子達授遺言曰吾葬雲莊所費不過四五十金毋煩官府垂絕猶強作聲曰聖躬曰皇儲不及他事遂卒是年四月六日也訃聞於朝縉紳交相悼惜曰見素先生亡矣達以書授適告哀於子曰先子海內之交今惟我公一人身後之托匪公曷賴予因憶宏治壬戌與公同官留都嘗謂予曰我二人後死者當爲銘誌言無食子謹識之嗚呼孰知果踐斯言於二十

六年之後哉公俊名侍用字見素其號世爲莆人出唐九牧邵州刺史蘊後國朝有爲甯國教諭者諱圭稱耆儒公高祖也曾祖諱豫祖諱宗號敬齋爲揚州教授亦名師儒父諱元旭號鞠莊母黃氏以公貴祖若父俱累贈工部尚書祖母母俱累贈夫人公生秀朗比就外傳穎敏異常兒年十六卽善屬詞岳蒙泉先生時爲莆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庠生游心理學業專尙書而他經亦多誦習學古文辭科舉業若不屑爲意成化丁酉舉於鄉戊戌連得進士西涯李文正公見其所著作語人曰是他日當以文名世者授

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法不苟而卒歸於平
恕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曰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
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
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方言
甚激烈憲廟怒不可測公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於闕
下尋下詔獄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下
獄謫遠方得姚州判官黻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際
不敢作一語由是公二人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
云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會元日星變
憲廟感悟敘復南部丁未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
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

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
之能致電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電即止已而無驗遂
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連負毀邊方諸淫祠
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
盜礦賕銀四千餘兩爲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遂戢民
爲立生祠事之士官奪印相讐殺公開誠諭之多感懼送
印出不煩兵遠近諸夷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宏治辛亥用
薦擢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斂不敢犯禁止私饋
有忌之者久弗調吏部擬爲延綏巡撫江西陝西左右布
政皆不報公乃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休不待報徑歸時
年四十五已而言官交章論薦起爲廣東右布政使辭不

赴庚申起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
江至南京再疏乞歸不許時江防頗弛公悉心經畫多所
釐正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名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
綰之風焉陝西地震水湧公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
疏乞錄正人以端國本時武廟在東宮謂宜豫教因薦謝
方石儲靜夫楊方震諸賢堪任輔導廷議屢推戶禮二部
侍郎皆不果壬戌江西盜起言者以守臣不職勅遣公往
巡視公至榜示盜許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渠首王五率
眾出營擒四十餘賊自効凡有名首賊出片紙指示巨姓
悉擒之餘孽稍稍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稅糧均徭役
庶務一新又建義倉義學義塚以阜俗減甯藩祿糧價值

以裕民論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至引莊公叔段吳王几杖
爲言時甯濠雖橫未有逆萌公每裁抑之或疑其過卒乃
服遍歷所至問民疾苦修周元公狄梁公二祠丁母方夫
人憂歸守制武宗嗣位兩京言官交章論薦得旨起用吏
部屢奏爲右都御史南北直隸巡撫南北兵刑二部侍郎
皆報罷江西士夫羣疏於朝乞還公乃擢右副都御史巡
撫公疏力辭俄丁鞠莊公憂瑾竊柄蓄逆縉紳多被其禍
公憂之忽有召命尋改巡撫湖廣又改四川藍鄙之寇方
劇公陳師鞠旅頒軍令數事將致賊而撫之忽報賊將攻
保寧巴縣卽取道救之猝遇賊於華隴單輿直抵其巢宣
朝廷德意示以福禍賊頓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

謝約曰請降旣而淫雨溪溢賊失期疑阻遂分黨將謀據
州縣要害川兵脆不能支公取將領等命斬以徇旣而貸
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自贖於是何定者先發諸軍併力
擒斬盡之自是連戰皆捷賊眾披靡人畜死者枕籍溪溝
渠魁多授首捷聞降勅獎勵時兩川所在皆賊眾四十餘
萬公督兵追勦凡戰皆捷擒斬勦數千級俘獲無算已而
江津賊曹甫復起公聞報馳赴辛未元日乘賊醉無備乃
夜半蓐食銜枚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賊前後所得賊級
又千數百人藍鄢餘寇復熾公督兵追勦賊勢窮聽撫然
猶狐疑計緩我師總制尚書洪公誘其渠帥四十八人執
之捷聞降勅獎勵晉公右都御史賜白金文幣公辭陞賞

不允江津餘寇方四等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公追逐大
敗之擒斬尤多捷聞復被銀幣之賜初播州土官楊友與
其兄愛爭襲已奏革其宣撫職旣乃以萬金賂瑾求復公
言亂階不可啟宜撫不宜復忤瑾意會瑾誅乃得無事公
又奏瑾雖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瑾者乃請朝廷擇
取宗室育之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
文以修復舊政意指斥新用事者屬公請致仕忘者謂盜
已衰易與耳即可其請命下朝論大駭科道乞留不果公
歸蜀人號哭追送之未幾而兩川之寇復作矣癸酉甲戌
予在吏部奏起公連薦南北掌院事及兵部尚書皆不果
己卯密庶人反科道又交薦公未用辛巳公年七十上在

藩邸久知其名故首被召用未入覲上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且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君子而能成治者又言新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圖有變更不知一革變則諸革盡變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倖寔有用事者故疏及之既蒞任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禹惜分陰且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不宜輒罷是時寺觀齋醮漸廣疏闢異端省不經之費畿輔役多民困富室盡投陵戶免役公奏處陵戶以定事體近倖家人私買番貨助未報忽內批貨給主公請究請託及營救者得旨仍沒官內監奏補匠役公謂啟釁階亂不可從皆人所難言者

內侍某寵擅一時其私人某犯法御史併劾某事下刑部黃緣內降取付詔獄公執奏不遣有旨仍付詔獄公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竄違詔不取廢法上尋悟不深究公立朝掾正甚多而此舉士論尤快之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不及滿考閑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則感然不樂遇歲早率先請禱發廩蠲賦消弭寇患皆指授所司爲之或不便於民輒以直告鄉人有直曲不能平者得其一言無不媿感去性儉約在官一介不苟取茹淡服疏蕭然若寒士深厭末俗侈靡欲以身爲鄉邦表率至義所當舉又略無靳惜鄉鄰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婚嫁助之財

率以爲常而期功之親尤篤御家嚴整事父母曲盡孝誠
治喪與祭一循家禮鞠莊所遺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
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難葺上世墳墓而九牧之
墓貲費尤多擇地重建邵州忠烈祠割田以供族祀爲鄉
先賢修祠立後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之士極力獎與
多成大名書非正不讀作文上遡先秦追韓歐遺軌而本
之六經一出於正詩宗唐杜晚乃出入黃山谷陳無已間
初視之若有隱澀語久而咀嚼悠然有餘味焉碑板流播
遍四方求者日接踵於門有見素詩集文集各若干卷梓
行於世配方氏累封夫人子三人長卽達起進士累官南
京吏部郎中志行克肖人比諸范純仁次適次週郡庠生

皆文而向正不忝父風男孫及南及人及祖及士女十人
公之生景泰壬申二月十日得壽七十有六墓在某山其
墓以某日事狀出兵部侍郎山齋鄭君岳詳且核撫而書
之如此所未及者著之銘銘曰何物浮屠蠹我民彝禍水
浸淫孰障而支廬居火書公唐退之用人恃險習亂成性
招莫我馴兵之不靖活我廼我宋公忠定剴切百奏丹青
炳如一夫不獲罪實在予宋范希文唐陸敬輿不苟爲同
不矯爲異無人與我惟求其是忠信所孚斯人諒只反澆
而純植懦以起後死有託謂我知已大書特書國有信史

戶部尙書忠定韓公墓誌銘

嘉靖丙戌二月十五日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尙書韓公以

疾卒於家有司以聞上若曰是惟先朝耆舊清修忠亮望重一時其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忠定賜誥命諭祭九壇有司給付棺木喪儀冥器爲營墓域皆特恩也公諱文字貫道別號質庵姓韓氏成化間舉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出爲湖廣布政司右叅議轉左叅議擢山東左叅政宏治間擢雲南左布政使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贊理軍務改巡撫河南召拜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尋擢南京兵部尙書叅贊機務召拜戶部尙書正德改元時賊瑾恃從龍舊恩竊持機柄威福自恣勢焰薰灼士大夫側足立道路以目莫敢誦言其非公倡於諸公卿科道云若是不已將危及廟社乃合辭抗

章暴其罪狀請置之法以安人心武皇始而覺悟旣乃爲羣姦所惑置之弗問瑾由是益橫乃矯詔降公職級致仕又矯令落職閑住瑾伏誅以廷薦得復舊官致仕今上嗣登大寶賜勅遣官存問特加太子太保階光祿大夫勳柱國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輿隸六人且賜之誥命贈其先世悉如其官廕一孫爲光祿寺署丞嗚呼公之所以得於天得於君者可謂至矣墓宜有銘其子陝西叅政士奇以請于予予與公少聯官給合雅相好中雖南北鞅掌相見必歡洽謝事後通問訖不絕士奇及其昆弟又予提學所造士銘固當子屬然以公平生政績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犖奇偉故先書其大者如此乃按都憲張公

汝霖所著狀而銘之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七世祖諱永避金亂徙山西之洪洞因占籍焉曾祖諱昌祖諱淵父諱肅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妣李祖妣李妣吉氏皆累贈一品夫人公生時吉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父因以文名公少文思溢發領成化乙酉鄉薦以登進士其爲給事持節詣韓藩行冊封禮贈遺一無所受嘗與同官會劾總制憲臣要功起邊釁及薦起前吏部尙書曹南李公兵部尙書河湟王公辭涉近倖憲皇怒幾不免勘理邊帥諸不法事酌情與法輿論稱平吏部屢薦爲都給事中爲忌者所沮竟以九載滿考始得遷官外藩其爲參議提督武當山兼撫

流民敬神恤民一剷宿弊禁鎮守中貴浸漁節省浮費以其羨餘易穀萬餘石備賑改理司事分守襄南平稅理寬勘處夷情聲望日起參議以右轉左蓋昔所無亦忌者沮之耳其在雲南雪冤疏滯尤多爲湖廣巡撫會征貴苗接濟軍儲底於功成被勅獎諭武昌諸郡歲荒上疏乞蠲租停稅民稍解倒懸移撫河南懷孟以北旱饑民多流徙檄令所司發銀分賑多所存活民方東作牛種無所從出公令官措而給之是歲大熟民乃安守備武臣有不律者按而治之羣屬凜凜其爲戶侍佐尙書太原周公清冗食革黃緣比遷吏侍署部篆久之采資望用人藻鑑精當南京參贊尙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屬歲饑米

價騰踊死者相枕籍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羅徃者留都事惟內守備令是聽公多所裁定上下稱便焉孝廟亮其公勤故有地卿之命屢辭不獲嘗召見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陳六事指摘弊端甚剴切孝廟嘉納行之於是數十年積弊大蠲滌除殆盡屬時大婚大喪相繼西北邊情告急命將出師經費不貲又值更化之初實資所費不可勝紀公悉心經畫至忘寢食供應罔缺追究羽流幻妄之徒所盜內帑錢物裁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討

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讐叢集人爲公危之公裕如也武皇登極命侍經筵親耕籍田與九推之列賜白金文綺寶鏹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預分獻禮吏部尙書缺言官文薦公又爲忌者所沮蓋未幾而伏闕之章上奇禍作矣時其長子士聰爲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謹皆勒令除名瑾內銜未已乃摺摘部曹遺失簿籍舊事械繫至京下詔獄考訊欲置之死公與司馬東山劉公同在圍園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理官狀上仍矯旨罰粟一千石監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粟二千餘石自是業產蕩然兼稱貸以給公亦不以爲意越二載罪人伏辜詔還職級并士聰士奇俱得致事兩京言官交薦公才望氣節足勝大

任不報子在吏部數薦之亦不果比國是既定公論大明而公年逾八十老且病不任事矣公雖不出而璽書誥命先後疊降所以尊崇褒勵之者近歲所無天下想望其風采有裴晉公韓魏公之風焉而天不畀之上壽遽爾考終是可惜也公素少疾家居好吟垂老尤能作楷行細字已卯忽感風疾左手足不能舉延醫問藥竟未收全公又越八年而卒之前二日雷電大作屬纊之辰烈風四起天宇晦冥弔者如市皆哭盡哀中外縉紳聞訃俱痛惜不已公家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惟恐惡聲入其耳平生有質庵奏議歸田錄若干卷行於世原配張贈一品夫人早卒獨居三十年恒念糟糠不再娶詎生正統辛酉九

月二十六日壽八十有六子三長卽士聰起鄉薦次卽參政君才請行業方嚮用於時次士賢起鄉薦歷官開封府同知以公老乞侍養進階兩淮運司同知致仕孫男七長廷彥以廕補國子生授光祿寺典簿次廷臣中壬午鄉試次廷瑞卽受廕光祿署丞者次廷采國子生次廷偉登丙戌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次廷諫廷選習舉業孫女四適國子生郭瑤次適李旦張元憲都憲之子一幼孫五景休景維景愈景復景偃曾孫女三諸子卜以卒之年月日葬於邑東大錫溝之原新阡予因憶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大爲當代各臣公德量概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

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是宜銘銘曰。河山孕靈。希世之奇。奮其六翮。乘風以飛。周覽八極。止於帝達。以鬯所施。亦昌其辭。苟利於國。死生以之。有姦作孽。太阿倒持。請借尙方。誅以狗之。我躬弗恤。奚以官爲不死者。天完名而歸。帝有賜命。尊之養之。胡然而逝。以莫不悲。以終視始。公不忸怩。有歸新阡。其藏在斯。後千百年。壤之樹之。

勅賜義民華騰霄墓誌銘

嗚呼騰霄。遽至是哉。騰霄罪無可死。爲讐家所中。官不之察。坐以死。嗚之部使者。嗚之朝。積數歲。官既知之。嫌於富避。莫肯直。去年冬。蘇郡守胡君孝思。廉得其實。始直之。既

脫獄而病。病且革。謂諸子曰。是亦人所爲哉。命乎天也。華氏獲通於予三世矣。騰霄父東洋。處士。還往尤習。予每歸江南。東洋必造謁。款數口而去。宏治丙辰。予提學陝西。以公務取道歸東洋。病不果來。比予行。忽遣其塾師攜騰霄至。書云。佑病殆不起。弱子孱弗立。先生其子視之。予感其言。許諾。東洋卒。騰霄年未弱冠。綜家政。克自樹種。鄉人初或少之。乘間肆侮。且訟之。百釁叢集。人謂宜稍貶。以脫禍。騰霄曰。審如是。吾家破矣。毅然應之。直氣昌辭。身遭窮辱。不少沮撓。自是人莫敢侮。貲產蕃殖。家益昌。予以東洋故。每爲調護。然相見必有規警。欲其體聖門好禮無驕之訓。以保身完家。自是屏除俗好。樂爲義舉。駸駸有時名。騰霄

姓華氏。鯨名騰霄字也。別號懲齋。其鄉先達陳方伯所題。取懲忿之義。陳故東洋友。寓規也。華氏爲常之無錫人。出南齊孝子寶後。六世祖幼武。五世祖棕韓。高祖興叔。曾祖宗隆。祖守正。皆以隱德望其鄉。至東洋義聲振一時。所與游皆名卿大夫士。其卒也。子爲傳之。初東洋壯無子。其配鄒氏憂之。爲聘曹氏爲側室。實生騰霄。性穎慧。東洋愛之甚。不遣之學。未充其才。然遇事機警。凡所料理。多出人意表。旣遭多難。歎曰。吾祖得吾父。而惡言不至於耳。吾獨非夫也乎。吾父將不瞑目地下矣。用是益自淬礪。執禮守讓。或時折節下人。而猶不免。富者怨之。府勢然耳。初東洋之喪。治葬與祭。咸中禮。邑人改觀。比鄒母卒。哀慕如東洋儀。

文縛臆有加焉。常語諸子曰。吾不母生而母實子。我無母則無我。况汝輩。乃請故殿學靳文僖傳鄒母事。行以傳歲。稍豐穀米。盈羨則曰。此歉之漸也。節縮浮費。以備不測。歲忽不登。則傾困以糶。曰。我享其息。人樂其利。惡乎不可。至於人棄我。取積其贏。餘居積如白圭。而個人輸租有弗給。輒減且蠲之。正德辛未。都憲桐江俞良佐治水江南。以邑東圩岸圯。知騰霄有巧思。幹局檄使治之。不三月工成。丙子歲饑。巡撫都憲王文明請於朝。行勸分之令。多者給之。剗得樹綽楔於門。旌其義。騰霄應例輸粟八百石。以備賑。事聞得授冠帶。爲義民。被勅嘉獎。有素有恒心。猶敦禮讓之論。太宰太原喬希大爲書。素有恒心四字。揭之楹間。以

日涉齋文集卷之五
五十五
X七上三
侈君命其生成化戊戌四月二十八日卒於嘉靖甲申十
一月二十二日年僅四十有七而已娶鄒氏子男八其四
鄉出餘皆側室出女五人孫男一女孫一今年春二月子
起廢西征孤延壽率諸弟持狀詣予求誌銘予以戒行伊
邇辭闕五月駐節固原延壽復遣其僕持書請曰先父卜
以今冬九月二十八日祔葬邑椿桂山祖塋東偏不得公
誌銘不肖之罪無所於贖於乎是尙可負哉
銘曰民以義稱世所貴官以義名君所賜有高其門表綽
楔樹之風聲流永世我不疾趨行乃躡彼橫逆者奚宜至
明明我心坦不媿胡然而天報施戾我委其羸界來嗣有
欲徵之視銘誌

東西涯相國

僕謝病以來自謂相見無期不圖不幸中乃有此良會豈
真有所謂數者存耶喜道體康裕神采倍增天壽平格以
爲斯世斯文無疆之休者於是乎在不獨交游門牆之私
幸而已不才多事以貽知已憂然內自忖度實未嘗妄有
作爲體國之誠天日其鑒今日之變殆其自信太篤任事
太專好惡太分明有以致之是惡得無罪俟命於天順受
其正他非所敢言也憂患之餘百念都廢飲量頗增而爲
病所困莫克自遂棋方大進而制於踪跡蓄不得施斯二
者尙不能託以成名他可知已餘俟再見乃盡

又東西涯先生

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之所共知至其遭際
本末後生小子或未知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
詞林先達後知之爲詳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傳成敗
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文出葉吏部文莊公
公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
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顧予荒蹇不
文不能有所論著蓋於是有意憾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
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其名之長庶幾其在此夫以門
牆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
公者而是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耶是宜急託
之本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

人而已快覩之餘敬書以復

東劉用齊侍郎

今之人物如用齊者嘗擬之漢黃叔度之流此非今日語
蓋定價於二十年之前矣富此時勢難爲之秋用齊居當
言之地而又有可言之機願以古君子及人爲念所謂能
寬一分人受一分之賜用齊之素志亦若是耳至於潛消
默運之妙有出於人之所不及知者蓋非用齊無足與此
而亦不敢爲他人言之也若惴惴焉拘形泥迹以潔身爲
高而不爲吾人後來之地此士夫常事豈所望於用齊者
哉默識之餘千萬加察

東喬希大小卿

師生之義至希大而極不待今日始有此言希大之心自謂盡其所當爲夫自古聖賢忠如伊周孝如曾閔亦盡其所當爲者耳希大是心爲孝子爲忠臣爲大儒只是一般道理予老病廢棄不得相與以觀厥成願益厚自培植毋以宦成自怠毋以時事自沮他日山間林下有聞吾黨之士勳業光價鏗鉤炳燿于時以張儒者作用之功者必吾希大也勉之勉之南曹清適脫繁就簡希大素志亦老夫之所喜聞樂道之者然不須容心其間俟其自至則不必辭可也

與劉郡守書

居上以寬爲本然必濟之以嚴寬以恤民庶嚴以警吏卒寬以植良善嚴以鈔強梗寬嚴相爲用政是以通民是以和否則令出於上而闇於下雖有良法美意民將不被其澤矣

祭張給事中文

子之素履金玉粹完子之文辭雲霞爛宣我固識子置子諫垣子不我負克昌其言泉雄扇毒竄子蠻烟子胡不死完璧以還大明麗空燭燐不燃羣鳳在岡翩翩翩翩子乃死諫輿輓故園反復推究莫知其端豈人事之修爲無所與於天抑氣數之變人實乘之而天亦不能斡旋其間也嗚呼子心不愧子名不謾藐焉遺孤室如磬懸追思門牆垂四十年生莫子援死莫子憐子喪莫助繫我之愆寄奠

一觴我涕潛然尚須執筆表子之肝

祭王堯卿文

嗟乎子有浩然不可羈之才有瑩然不可汙之志有沛然不可窮之辯有毅然不可撓之氣賢科得雋不可謂之不顯瑣闥近君不可謂之不遇抗一疏以違時遽掛冠而勇退子之平生庶幾可以無媿也奈何遇事勇爲罔卹前途之險巖有美不韞卒爲時人之所忌子之自信不失爲許國之忠人之議子謂昧乎保身之智故徐福之徒薪火未然誰策其動而曾參之殺人其母不能不惑於三至也嗟乎艱闕百折不易其言得禍雖奇終以正斃子身不辱死何足計君子初爲子傷而卒不能不爲之一慰也我峩南

山子藏已深失脚而出一蹶不振緬懷疇昔悠悠我心言猶在耳莫可追尋寄奠一觴我淚沾襟

味泉賦

任城之東鉅野之中有洌斯泉元氣所融井而出之混混無窮人莫不飲知味者一翁乃喟然歎曰此天下之至味也舍是吾誰適從雲泉翁聞而契焉乃製賦以寵之且以志予之衷其詞曰

水在地兮上與天通山藏氣兮坎居其中泉胡爲兮近子之宮穿黃壤兮百仞聳龍鱗兮千重挽勁索兮長蛇鼓鹿盧兮清風蒸芳雲兮勿幕澄萬象兮在空謝行潦之滓濁兮敵朱夏而抗玄冬主人飲之若瓊瑤之流液又疑吸沆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濯於鴻蒙於乎旨哉天一生水六府之宗以先民用博施
爲功是故先王取象以辨義君子比德而綏厥躬噫吁嘻
渫不食兮徒惻沆未緇兮何所庸寧虛靜兮自守不隨流
兮注東挹之酌之兮不見其縮滂之瀉之兮不見其充蓋
始有得於顏瓢之不改而終將希孔子之樂在其中主人
聞之乃擊節而歌曰我并我渫兮我泉我俱江海有盈涸
兮我之泉兮不見其始不見其終味吾泉兮固吾窮酌吾
泉以自適兮大羹玄酒將無同其氣沖沖其聲颯颯信至
樂之在我羨知音之有逢舉手南向若禮謝於雲泉之翁

林隱辭爲潘隱翁賦

嗟媿人兮好修羌遐想兮冥接釋塵氛之機弄藉林石以

夷猶堯垂衣於象闕巢洗耳於崇邱仰皇風之蕩蕩忘帝
力而休休裁雲霞兮衣被擷芳芬兮膳羞窺百家之藩圃
採萬花之玄幽啟蟻蜂之微喙吸河海之餘流嗤浮生之
附贅嗟重壑之藏舟已矣乎人生各有志外物亦奚謀軒
裳非不貴巖穴欣所投賦衡門以自適歌伐木以相求或
賡或倡載沉載浮莫綸巾於柔碧沐灌木之清颺邀漁樵
於芳墅話暘雨於西疇維三樂之旣足忘歲月之難留甘
與物而俱化返帝鄉而長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